

文壇雜憶

卷二

士中題



周  
退  
丈

教  
正

二〇〇五  
六



文壇雜憶二十一卷目錄

平湖顧國華輯錄

胡邦彥先生撰稿三則

- (一) 惺々相惜一例 (二) 說紙 (三) 說墨

詹焜耀先生撰稿二則

- (四) 汪偽首要的最后時刻 (五) 偽司法院長

朱履和擅子平術

周道瞻先生撰稿一則

- (六) 詩魂常繞梅花山——小記短命詩人曾

仲鳴

孫常燁先生撰稿三則

- (七) 愛國史學家陳漢章 (八) 莞尔集 (九) 忆

浙大舊事

王明善先生撰稿一則

- (十) 忆吳組湘

江金惠先生撰稿二則

- (十一) 特級教授常任俠 (十二) 兩江鴻儒薛時雨

丁敬涵先生撰稿三則

- (十三) 馬一浮與烏以風的師生情 (十四) 余紹宋

避日寇題沐主泉

(十五) 烏以風奮斗五十餘年寫成《天柱山

志》

葛鍾聖先生撰稿三則

(十六) 「絕妙好辭」作者新鮮

(十七) 一副絕對

(十八) 中文速記創始時期的一次巧合

姚 迅先生撰稿四則

(十九) 我對葉劍英的印象

(二十) 憶陶鑄

(二十一) 民

國怪人吳稚暉

(二十二) 廖承志、宋美齡的兩封政治信函

王瑜孫先生撰稿一則

(二十三) 題畫啓言

薛大元先生撰稿三則

(二十四) 蔡元培與張元濟的友誼

(二十五) 史襄哉講

聖經 (二十六) 史襄哉訪問延安

薛孔先生撰稿二則

(二十七)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歌

(二十八) 國立西南

聯合大學紀念碑

葉一葦先生撰稿一則

(二) 憶盛配

章國霖先生撰稿十一則

(三) 高銘園與古銅鏡

(二) 知味觀說新聞

人 (三) 排檔老板評齊白石畫蚱

(三) 記民間怪藝人陳悲兒

(三) 趙次閑潤格單

(三) 微刻磁刻名家楊為義

(三) 記西泠印

社的「金磚」茶桌

(三) 太古琴弦

(三) 淪陷時期的杭州女中老

師夏汝南

(三) 貢院

(四) 白俄漫畫家薩本儒

孫 洵先生撰稿二則

(四) 當代完人陳布雷

(四) 任中敏教授二三

事

陳以鴻先生撰稿一則

(四) 文壇雜憶三則

高山先生撰稿一則

(四) 裱工周桂生絕活

張炳勛先生撰稿一則

(四) 聞香廬主人倪悟真

顧國華撰稿一則 (吳) 胡邦彥文悼<sup>悼</sup>聯詩及其它

后記

文壇雜憶二十一卷作者附表

(一) 惺惺相惜一例

(胡邦彥)

吳昌緩字伯宛，又字印丞，號甘邈，晚號松鄰。仁和人，所居曰雙照樓。光緒三年北闈第六名舉人。博洽工詩詞，書亦秀勁，精目錄校勘之學，刻書甚多，名重一時。與繆荃孫、朱祖謀、羅振玉、王國維等相為師友。宣統三年，召試全國舉貢生監，略似經濟特科。昌緩為主試，丹徒丁闇公先生（傳靖）以江蘇首選上計，被黜。昌緩讀丁公佗文，激賞，欲執弟子禮以謝過。丁公驚謝不敢當，一時傳為美談。丁公有句云：「長安一夕傳佳話，主試來看下第人。」惺惺相惜，有如此者，是真名士自風流也。幼聞此事，為之感泣。昌緩女蕊圓生子，昌緩有詩云：「生男不祿女為後。」故事中原我未詳，獨有英荷堪比例。民家風俗數君王。燈窗日課龐靈照，詩未成篇有別才。戲拓娥碑摹好字，居然抱得外孫來。薄暝輕寒上已

前試啼聲在曉雞先，老夫十日妨宵卧，病眼微茫月一弦。高館琮陰迹已陳，一廬仍與萬松鄰。貧來長物都銷盡，倘有能傳祖硯人。

(二) 說紙

(胡邦彥)

文房四寶紙為首，是說不盡的，只能略說所見所聞。我自幼愛紙，糖果點心錢省下買紙，平時只買最廉的有光紙，每大張銅元三枚，到過年有压岁錢，可以買一張宣紙，價銅元十六枚，是四尺匹還是五尺匹，不記得了。我的一位塾師是書家畫家，在書塾里見過的紙很多，最貴的是泥金，其次是絹，珊瑚箋（即有大片小點洒金紅色），雨雪箋（白色），冷金箋（小金點），蜡箋（即研光印花的），虎皮宣，玉版宣，生熟宣。小學生用的是八都紙，即今之大楷薄用紙，小楷則用毛邊紙或白仿紙，這些都不稀罕，到處買得到的。相傳最珍貴的紙是南唐李後主造。

的澄心堂紙，距今一千多年，今世恐已無存。清高宗（乾隆）的《樂道堂集》、殿板桃花紙，比毛邊紙稍光稍密，這是最強盛時好紙的自稱。十全老人的皇帝的著作，今人以玉版宣套色印書，書面書函用緞用錦，極盡豪華，所幸未用泥金，還算節約的。不讀書，少見書，只知多用錢為美，為高，不知反弄醜了。試想，一個人用黃金作衣帽鞋，渾身金，請問美不美。曾有人贈我幾張乾隆宣紙，我轉贈給画家了。我又曾有一種露皇宣，也是宣紙，中有暗花，或佛像，或花卉，且有款字印章，也很舊。此外尚有麻紙、羅紋紙，如今可能還有生產的。這些都是紙的品種，見聞廣的人可以大致說得盡的。至於詩箋、花箋，成千上萬種，就沒法兒說了。試想，一個人搞出幾十百種花樣，可以印成箋譜，幾百年來，該有多少種。近如清末民初的繆荃孫先生與其友好印紀念箋，將古鍾

鼎器物上有甲子、乙丑字的拓片印成一套六十種，寫信只寫月日，不知共有多少甲子。我二十歲時曾在北京工作，一下車就到琉璃廠榮寶齋買花箋，連盒子近一人高。此後與榮寶齋的人成了熟朋友，還記得一位叫楊伯莊的，應該一百歲了。這些花箋用了七十年，今所餘無幾了。又想起一件事，榮寶齋有幾間客廳，常有文化人來閑談，都是老主顧，也都是名士。反右時說榮寶齋是右派的俱樂部，大本營，揪出一大批右派。我如仍在北京，必然常去，也可能敬陪末座的。在上海近六十年，曾買過一兩刀舊宣紙，如今是百年以上的了。不印花，不印格，我覺得滿好，因為字多字少，或大或小，可以隨意。自愧學書無成，用紙卻稍講究。蕭齋無泥金紙，至如珊瑚雨雪冷金舊宣紙舊花箋以至綾絹，都還剩一些。偶暇檢視，其樂融融，如非同好，是不能理解的。

(三) 說墨

(胡邦彥)

墨是文房四寶之一，無人不知，無人不用，但要細講，却是一門學問。我只知愛墨，只能略說所用所見所聞，聊供談助。小時入蒙塾，老師是一位書家畫家，寫大小字用墨無可談，作画用墨，却與眾不同。如今恐怕是失傳的絕技了。這位老師的畫，不是山水、人物、花鳥、蟲魚，而是「博古」。用極小的筆，只留一二分長乾禿的筆鋒，在紙上乾皴，每次蘸墨，只畫芝麻至多黃豆大小一點，由灰到黑，無數次累積，始成一器，如鍾、鼎、洗、盂、鏡、磚，都是古物，大多有銘文的，選极好的油煙墨，在極細的端硯上磨濃，因為用得極少，所以一會兒就乾了，於是加一小滴水，冬天則呵一口氣，然後用筆磨硯，筆鋒沾上一點水氣，乾皴一小點，又要磨硯蘸墨。平常用油煙濃墨寫在泥金或珊瑚箋上，墨光很亮，也很美，寫在

宣紙上就不亮了。乾皺的「博古」有深淺濃淡之異。這種淺淡，不是加水的淺淡，而是用筆在將乾的硯上「磨」，然後在紙上皺出來的。畫中濃淡之間，絕無痕迹。濃處墨彩宛然，這是一種特殊用法。畫成後或如照相，或如氈拓，幾不能辨。另一位前輩朋友陶冷月先生，是名畫家，用墨極放寬，他說寫字作畫用墨都應當放寬，水墨畫尤其是蘭竹，全靠墨彩。如用墨汁，就黯然失色了。他又說，用墨可畫出「水墨五彩」。我看他表演過，畫十個扇面，畫稿各異，先用最淡的墨塗一點，再用稍深的加幾筆，逐漸深到濃墨，也不過幾點線。畫成以後，十稿不同，而墨彩煥然。說彩，當然是形容誇張的說法，但確有鮮明的色感。我寫字無成，更未習畫，但對墨頗饒興趣。曾有人寄存我處一箱墨，全是極珍貴的。我摩挲欣賞，周末甚至通宵。又我在北京工作時，曾買到故宮藏墨，一錠二兩。

價銀元二元。我用墨很講究乾淨，洗硯不留點墨，如此六、七十年，曾表演「特技」，以六錠不同的墨，磨濃，在紙上塗六個黑圈，我能分辨得出。我最不喜墨汁、墨盒，有墨不磨是懶漢，餘墨留用是吝人。如今也用一得閣墨汁、注墨盒了，不是變懶、變吝，而是老眼障翳，看不出墨彩，聞不到墨香，以致墨汁與最好的貢墨無異了。蘇東坡有句云：「非人磨墨，磨人。」我被墨了七十幾年，到老方休，說來可笑。

(四) 汪伯首要的最後時刻

(詹焜耀)

一、陳公博：陳公博，號子第耳，抗戰前任實業部長，與秦淮名歌星曹俊佩相纏綿。我的表哥蔡良杰亦追求曹，四姨父死時遺產約五十萬元，這在當時是一個巨大的數目。蔡良杰為與陳公博相競爭，五、六年之內，竟揮霍殆盡，其弟蔡良錦竟至無以為生，最後以賣鵝蛋勉強糊口。

口。曹俊佩有心脏病，蔡良杰將其門東邊營的一座四進并有花園的大宅門，託曹俊佩養病，故曹俊佩的姪女京剧名家曹慧麟稱蔡為姑父。

曹俊佩不算很美，但其姪女曹慧麟則甜美無比，對人也極有禮貌。解組後，偽府后陳公博任立法院長，立法院委員吳國康相暖昧。放後被聘為中央文史館員。一九四〇年汪精衛在南京死於日本，偽府

公推陳公博為代理主席，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，陳公博攜情婦英國康等

逃往日本。後國民政府正式還都，押解陳等回國。陳在飛機上還寫

了兩首詩，一首七絕，一首五律。我記憶力很壞，七絕全忘了，五律也記得

後面四句……飢渴膏由己，艱危敢惜身。秋深風正急，天際有歸人。居

然仍舊擺出代主席的派頭，也讓人啼笑皆非。後陳等移押蘇州。陳在

蘇州監獄行刑前，正為人寫扇面，聞將行，倒也泰然自若。沉默移時，要

求換好衣服再執行。陳換衣後，著竺青色長袍，黑色馬褂，白襪，黑布鞋，

這在當時是大禮服。一代名丑，溘然去世矣。二、褚民誼。褚民誼是汪精衛的奴才耳，雖曾任行政院秘書長，仍外交部長，但不會說正經話，說起瞎話來，則頭頭是道，會打太極拳，會替楊秀琮趕馬車，所謂正事不足，邪事有餘。有一次宴請新聞記者，褚忽然大聲說：「我不是吹牛，京崑襍亂我都會。」有人請他唱一支，褚說：「你們有人先唱一支，我一定奉陪。」原文就是如此說的。市井語言耳。有一次有兩個中國記者到褚家訪問，恰好日本朝日新聞社長先到，中國記者也只好洗耳恭听，听了很長時間，覺得全無頭緒。一中國記者對另一中國記者苦笑，另一中國記者也只好報以微笑。那位日本社長似乎頗為解事，也報以會心微笑，而褚則不自覺也照樣絮絮叨叨，兩位中國記者回社後，不知如何寫法，只好替褚捏造了一篇，明日居然在顯著地位刊出，但褚也有老實處，日本三特使來

照例要去謁拜中山陵，褚已等候在陵前，并找中央社記者說：「明日見報，不要提我的名字。」問他為什麼，他說：「這是禮賓司長的事耳，日本人只好特別優待。」兩人會心一笑。褚在蘇州行刑時，故態復萌，既不是求情，也不是抗議，但囉嗦的不得了，弄得大家莫明其妙，像老太太裹腳布又臭又長，使典獄長急煞。後來只好帶點勉強，強行執行了，胡里胡塗一生，也胡里胡塗結束。

三、周佛海：周佛海在重慶時，即是低調俱樂部的重要成員，偽府組成後，他一直是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，中央儲備銀行總裁，財權在握，高人一等。李士群是特務頭子，清鄉運動後，汪精衛是委員長，李士群是秘書長，應該地位并不在周之下了。有一次偽中央黨部開會（連悼曾仲鳴），周佛海進來，李士群急避一邊，并深一鞠躬，周漫不為禮。李士群為之变色，此為余所親見。周雖嚴肅，但風流调侃，有貴公子風。

有一次言慧珠演出於國民大會堂，周着半長鶴髦，頭戴美國大兵的帽子，傾斜度很大，一進門即有人把他鶴髦接去，使觀者為之動容。我讀過周的一篇文章，是記遊故宮，說遊故宮者，恐怕沒有人不想做皇帝，這種說法很奇怪，所以我印象很深。周在中山北路養有一名二奶，周去，也有二三密友陸續去打牌、喝酒，來人均稱周為董事長，故此二奶僅知周為富商，並不知周為大官也。一九四四年局勢急變，周已為軍統京滬行動大隊大隊長，故勝利後得到優待。周從重慶押到南京後，一直關押在老虎橋監獄，房子很寬大，廿几平方的臥室，廿几平方的客廳，窗外尚有三十平方的天井。後因心脏病去世。我趕到老虎橋監獄，周夫人（楊淑慧？）已哭昏過去了，國民政府總務局長的夫人（她們是干姊妹）抱住她，並一手掐住她的人中，所以不聞哭聲。醒來後，典獄長告訴夫人，人死後必須捺手